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八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朱德和同志：

現年二十四歲，陽曲七區赤泥紅人，去年陰曆月三十日一信，你家知你在榆林二分區二大隊六小隊工作，後再無音訊，請見報急速給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不勝感謝。來信寄晉綏陽曲縣郵政局轉我。

李治祿

張二娃同志：

現年二十三歲，陽曲七區赤泥紅人，四六年參加十九團，後又改編爲獨一旅，同年陰曆月三十日給家來一信，說在榆林二分區二大隊六小隊工作，希見報後，急速給家來信，或者給我來一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來信寄晉綏陽曲縣郵政局轉我。

李治祿

續主任遺體光榮安葬

毛主席從河西送來花圈和輓聯，主祭吳玉章同志徒步送靈，翻身農民及各機關代表千餘人墓前致祭

（本報訊）本月十八日，續範亭同志光榮的葬禮，於臨縣某地莊嚴舉行。在前一天，毛主席從河西送來電唁，並送花圈和輓聯，輓詞爲：「爲民族解放，爲階級翻身，事業垂成，公胡遽死？！有雲水襟懷，有松柏氣節，典型頓失，人盡含悲！」邊區各機關代表都來了，呂主席的代表也趕來了，並有臨縣黨政代表及附近各村翻身農民參加發靈，人數近千。年過的吳玉章同志送來主祭，他也送了一幅輓聯：「亦繼孫陵，悲憤康腎因救國；建功晉北，山河變色在新民。」墓園離出殯地點約四五里遠，吳玉章同志徒步送靈。沿路各村翻身農民及退伍軍人，紛紛路祭，人數達三千餘人，有的擺黃表，有的用筆寫的祭品，做致敬，並鳴放鞭炮致敬，還紮了許多牌坊，有一牌坊上的對聯寫着：「漢奸閻錫山殺我，勸苦老百姓傷心！」翻身農民並抬了幾座牌樓，加入行列，有一個村子的牌樓上寫着：「窮人的父母官」，有一個村子送了三付輓幛，上面寫着紅字。原來準備走公路，農民自動勸請發葬隊走大車路，農民們又自動修路、架浮橋。出發時，若干翻身農民排成一行一行的，都在靈前跪下，齊聲致祭，最後才是各機關代表致祭。

範亭同志病故之前

——許玉儂女士訪問記

記者訪問了範亭同志夫人許玉儂女士，得悉範亭同志臨逝世前的精神狀態，是很感人。範亭同志逝世前半月，曾接到毛主席從河西寄來的親筆信，信中說：一遲入晉綏後，未知貴恙如何？甚以爲念！我們在此都好，比在延安時，要好些。」毛主席很關心他的健康，去年一月，盤尼西林（藥名），剛到延安不久，毛主席即寄了封信給他：「你打過盤尼西林沒有？此藥雖不治結核病，但治球菌螺旋菌有大效，如去掉一兩類病菌，側此結核孤立，有可能一。今年二月，毛主席又給他的信裏說：一開貴恙減輕，增加食量，每日能走若干步，……」

範亭同志也同樣關心毛主席的健康，常常在信中問候他。逝世前半月接到毛主席信後，常來看他的老朋友。歸貴波同志，他問歸貴波同志：「毛主席身體怎樣？」歸貴波同志告訴他：「毛主席在河那邊很好，還在堅持戰鬥。」他聽了很高興，嘆口氣說：「毛主席身體要注意，毛主席太辛苦了，我病在這裏，不能替毛主席分憂，很慚愧，請歸貴波同志傳我的話。」李井泉同志來看他，他問李井泉同志：「河那邊的敵人怎樣？」「這次一定要徹底消滅它！」又問：「土地改革做得怎樣了？」「土地改革和打獨蔣匪介石是他常常考慮的問題，他在病中，仍常持筆作詩。有一首關於土地改革的：「必須到處無地主，人民才能有民主，革命對象須留神，封建基礎是地主。」還有三首是關於蔣賊的：「蔣中正，蔣中正，千萬個頭，人殺一個，仇！」「交易所中酒色徒，權貴國做洋奴，民賊蔣中正……」「要他掉個頭」「一生陰狠又獨一口口聲聲從母教，自古奸人假借孝，……」範亭同志病中也關心政治，他一刻也沒有停止活動，而且態度十分認真，嚴肅，關心委員會會議同志們對他說：「政治上的問題，你一定要放下，安心注意自己的身體」。他以詩說：「與委員們……但結果他們兩人都在精神上負載了沉重的擔子而去了。」範亭同志又曾說：「只因陷入唯心論中，一生總在錯誤中，自從科學有方法，世界眞理才明了。」必須先把一個偉大的革命理想，把它變爲立場，從左到右，他會說：「我才懂得革命的道路」，他才懂得中共的一條光明大道，才到了今天，並勉勵大家跟着毛主席從不放鬆門爭，到底有自己的家屬的……家屬女子，不管過去有一次，他說：「我對於家屬放心得下了，家屬是爲蔣介石所淹沒的一年！」他死時，他想起了十一日，他想起了老朋友們，他給我們留下的遺言：老朋友賀龍同志，他要人去請他來，人們請他來。……

說：「賀司令員在河那邊打敵人，一把口說：「你他接到河西一個消息說，快好了」，我嘆息地說：太久了，我又對你好的痛苦了，變得異常了，我和人民的矛盾，他說：我不能治，我是地主的病，但已經沒有發病，我的病就好了，我心安。」

救國必須滅蔣

——新華社社論——

「九一八」又來了。苦難的中國人民至今不能忘記這個苦難的日子，因爲雖在十六年以後，雖在抗日勝利以後，不但新的侵略者美帝國主義，是威脅着我們，並且老的侵略者「九一八」的兇犯日本帝國主義，也作爲美帝國主義的爪牙，又要捲土重來了。

本來爲什麼侵略者會捲土重來？對於中國的土地上了毀滅的日本，爲什麼又會侵略中國，引狼入室的可恥歷史，我們固然不能不想到蔣介石十六年來，蔣介石與日本的可恥關係的全部歷史。十六年來，蔣介石與日本的關係有三個時期：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的「七七」是第一個時期，其特點是不抵抗和「中日親善」。「七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投降是第二個時期，其特點是消極抗戰和「曲線救國」。在這兩個時期中，日本侵略者當然首先是敗負中國人民，但是把蔣介石也敗負得醜害可觀，因此中國人民曾經不念舊惡，給他一個轉功贖罪的機會，忘恩負義的蔣介石，還是以反共反人民第一。

甚至在一九四四年全世界都反攻了，惟有他被日本人一口氣從南趕到貴州，中外譁然，他還是反共反人民第一。直到日本投降，人們以爲蔣介石這一回對於這隻死老虎定然要喊一喊「四大領袖之一」的威風了，蔣介石的黨徒們特別寄托這一手，好證明一切對於這個「民族英雄」的攻擊，原來都是「奸黨」的污衊。但是偏在這時，歷史來了個當頭棒喝，蔣介石依然是反共人民第一。因此之故，不但認了美帝國主義做新爸爸，而且對於他的舊爸爸——日本帝國主義，也毫不含糊地以叔姪之禮，對於那個已經失敗了但又爲美帝國主義所收養的日本帝國主義，以便共同保存這個反動的心肝也是給中國人民的顏面算是蔣介石手裏的反動侵略集團。這兩年來，中國人看透了。按理說，中國是抗戰最先、打日本最久、受日本侵略最大的國家，對戰後的國際事務，即使其他國家對日委員會的一份子，又是最大的國家，對日本反動侵略勢力是萬萬不能讓步、排除的，至少對於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勢力，是不能讓步的。但是蔣介石在日本投降時的第一條，就是宣佈對日本「寬容仁愛」，就是留用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至今奉爲上賓；蔣介石把第一號戰犯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把侵略份子前滿鐵總裁山崎、稻川義介、谷川最近在台灣，而他對於日本國內的許多侵華戰犯，更是附和麥克阿瑟的放任政策，除其逍遙法外，甚至重新要求……（下接第二版）

（下接第二版）

交城三區參戰隊

一年殲敵百餘

平介關區出犯被殲七十餘

（新華社交城訊）交城三區民兵參戰隊，一年來斃傷俘閻匪一百零一名。在八月底分配對敵鬥爭會上獲得楷模，該隊共計擊退閻敵人近百次進攻出擊，斃傷俘敵四十三名（內日軍一名），繳獲輕機槍三挺、小砲一門、步槍二十六支、手槍一支、子彈百餘發。特別是五月十日後近百天爆炸中，斃傷敵五十八名。

（新華社呂梁十七日電）八月二十四日介休城西南二十里之義棠據點敵四十五師二團及一團一營一、三兩連，連夜出發，企圖迫擊砲三門（在本報城西南三十里）向我駐東舖頭地方兵團某部進犯，給敵一個猛烈反擊，時，被我發覺，佔領該地。計斃傷敵三團八連連長以下六十餘名，俘敵十四名，繳輕機槍四挺、步槍十八支。除被我驚潰俘虜外，敵恐慌異常，大量逃跑，一個營只回去八十來人。敵三連連長因該連全部垮完，在該案被槍斃。當日敵未敢前進一步，即棄屍回竄。（王帶辭）

高家堡我軍打退一次進犯敵

（神府訊）本月十三日，我軍擊退一次進犯高家堡之敵。該敵由榆林二十一軍十七團長段寶山和偽自衛隊隊長張世貴等帶領步騎手餘名，附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八挺，糾合一部於十二日半夜進犯高家堡，當有六十餘敵突入城內，搶掠糧食，並刺死老太婆小孩子各一名。我主力即出擊，連夜急行軍趕到，將敵全部擊退，我軍即進駐高家堡城內。（馬步云）

祝賀五寨要子水等村農民自發鬥爭地主勝利

本報

本報十九日一版頭條，刊登了五寨要子水農民自發鬥爭該村地主李三謀娃勝利的報導。這件事，對我們是有非常重大的教育意義的。我們特補此文，向要子水等村農民的這一勝利祝賀，並向他們致敬！

我們從要子水羣衆自動起來鬥爭地主，一直到清算地主勝利與組織新農會的整個過程中，使我們非常親切與深刻地體會到羣衆自發的偉大力量與智慧，使我們更加相信，只有依靠真正積極羣衆性的鬥爭，才能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及一切封建制度。

正是由於這是真正的羣衆自發的鬥爭，這些問題是值得我們大家警惕的。什麼樣的問題是很多，許多地主惡霸像李三謀娃，竟能依然作威作福，在新政權之下，我們的前縣委書記李正亭的老婆，竟給李三謀娃做了乾女兒，後又提拔爲司務長，而該村的村長、中隊長及農會幹事，都是地主的一兒（?），四兒給李三謀娃當了勤務員，實際上是給地主包藏財物的人，如像高樓主任的李三謀娃的女婿子李振耀，還有某些爲地主共產黨、八路軍的招牌，……水村的務員劉世杰，同時參軍了共產品質不好的退伍軍人，成爲地主收買利用的對象。但是正因爲這是真正的羣衆自發的鬥爭，那些地主壞蛋，也還想最後爲地主撐腰。然而，地主跑到天涯地角，羣衆也會把他找回來的！至於那些壞蛋，在已經直起身來的羣衆前，是鋤得何等的渺小，而不敢不低頭的。不僅如此，有些壞蛋，仍想矇混而要求參加羣衆的會，但羣衆的立場是很堅定的，他不要原先的要求，立刻遭到羣衆的無情拒絕。最後又一個蔣我們追究的一點，是羣衆押扣住的地主，由工作團交由區公所看押，爲什麼會叫地主跑了？驚醒羣衆出來許多問題，從這個報導中看來，它沒有完全解決，只應引起我們領導上的注意。總之，我們要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就是：只要相信羣衆的力量，放手的交由羣衆處理，這些問題都會得到徹底的解決。

尋安弟：……

方山高家莊工作團
將惡霸張雙成交群衆鬥爭
提出的處理辦法是不澈底的

（方山訊）兵痞惡霸張雙成，混入二區高家莊民兵組織，竊據副中隊長職位，包庇支持地主，破壞土地改革，欺壓詐詐群衆，最近群衆在整理審查民兵組織中，將其清洗出去，並退出竊取及訛詐的財物。詳情如下：

包庇地主 竊取果實

張雙成是兵痞小商出身，河北人，原在家做買賣，後補入閻頑三十三軍砲兵二十八團當兵數年。當四事變時負傷被俘虜，解放治癒後，介其回家。並他也弱，路過臨縣時，因老鄉關係，混入八旅八團當兵五個月，後領導上因其殘廢，又令其返家，他未回家，與一些退伍軍人勾通四件在臨縣。方山解放後，新臨縣政府介紹來方山，當時未詳細審查，即將其安置在二區高家莊。去冬報名參戰一月，是爆了一些家二斗五升小米才去的，而領導上竟誤認爲其表現積極，提拔爲民兵副中隊長。此後即積極包庇地主，收買群衆。郭家灣群衆清算地主白增德時（郭家灣是離高家莊二十餘里的一個村子，該地也有白增德的土地），張雙成要公然說名，派王民兵將白要回放走（現已押回中同學扣留）。群衆清算出地主白增謝東西，「保存在農幹家裏，他說：「區長叫退給地主。」農會幹部然不信他在諾，但又不敢不給，先將放東西的清單給了他，後向區長問明並無其事，向他要清單時，他說沒了。地主白增謝的東西放在他家，向他明說是貿的，實際是地主給他的賄賂。今年分地時，分給地主白光花是坑地，強佔分給一畝最好的水地。

一手遮天 欺壓群衆

去冬參戰時，當個人沒很，故意說編偏工郭來虎，當時郭來虎七十四歲的母親正在病痛，宗中再無人照應，群衆都說：「老人家沒勸大了，叫來虎在家照應，叫別人去吧！」全村二十四個民兵，只要三個參戰的，他非叫郭去不行，並罵道：「他媽死下拉出去！誰家家還不死人！」結果硬叫來虎去了，來虎母親在無人照應之下沒有死。貧農李貴放羊工夥個移子，至現在還未翻身（郭哥哥地主家當病死，兄弟叫日本人殺了，母親上他叫狼咬死），他說人家是地主狗腿，一次開會去的遲，他就罰了半夜，怕的這人上了山，直到工作團來後一月多才叫回家。一次派郭來虎給地主白光花大收秋，來虎說：「除了你家誰家都三捆，他吃大饃話叫別人代替了。」這話白光花聽見就在街上大罵郭來虎，張雙成在旁邊說：「你下去打狗日的，打死狗日的，在戲我老張來，沒有關係。」

勾結地主 打擊幹部

張雙成任副中隊長後，在民兵中吸收地主五個、偽軍流氓等八個，並叫地主白總主子指導員，當過偽軍的呂有全，打過男女群衆三十九人，群衆非常痛恨，要求鬥爭，張雙成却包庇說：「有全是好民兵，他是我的耳朵，不准鬥爭。」他即利用有全監視群衆的門，幹部的門，一次有全說主任和農幹反對張雙成哩，怕的主任李育本不敢在家謎覺，和農幹自動退職。張雙成即乘機提拔了一批他的狗腿當幹部。張叫讓近給他打了一把一尺七寸長的鋼製刺刀，一出門就帶刀，掛油中，群衆被壓得更不敢動彈了。

有借沒還 到處訛人

去冬初，群衆以爲他是退伍軍人，允許撥款給他買了四畝水地，他還不滿足，又私下挪用公款，買了水地六畝，今春分地時又將一畝好水地留下自己種了。除食糧和群衆一樣分外，私用了存換米麥五斗多，而還工給錢，貧苦群衆生活困難時，要借錢時，他卻說「影響不好」，不借給他。參戰回來一個民兵，王問關默了一默炭五斤，他只給了兩千元。亂向群衆借東西，訛詐群衆。貧農楊興借洗六十斤錢沒有給錢，借了李育本的高粱、白麵，王德仁的莜麥……亂來還，群衆也不敢要。

不許群衆接近工作團

區來工作團，他事先即召集民兵開會，下了個命令：「工作團來了什麼都不准說，不要提給去工作長短，他們來這趟地主不好，你們多說些地主不好就對了。」「咱們的兩個任務，一是緊張起來，二是今晚至明到學就；要把全村群衆都說通，叫老百姓什麼話都不要在工作團眼前說，不說出了亂子他們負責。」「工作團去後，一走了，咱再說。」果然工作團去後，住吹鼓手民兵就集合，非常緊張，群衆會非常齊備，群衆既不亂動，也不亂說。群衆說：「就像下了土一樣（下土是殺土家的意思）。」每天晚上派五六個民兵站崗，工作團開完會回家時，上了一小坡，就被民兵三次，像住下軍隊一樣。工作團一去，張雙成就叫主任準備了白麵二百斤、莜麵二百斤。開幹部會，其他幹部都不敢多說話，就是張雙成一人說。他說：「我要幹什麼，你們來了，幹什麼就什麼。」有話就行「首要幹什麼」，工作團從自我來揭起來的，非常落後。」工作團識破了張雙成的鬼計，將張雙成問題交出群衆處理。

最後處理 尚不澈底

鬥爭會上有三十三人提出問題，揭發四十餘件。郭來虎提問：「你叫咪媽死了拉我參戰時說：『你叫咪媽死了拉出了，我今年分東西，你當頭要進攻，你是家裏了幾石子了，地主白光花你是叫在五畝分地，一等分嗎！我在農會幹事改大跟頭說了句不公道！你把我嗆（罵）打了個不敢看。你說，究竟公道哩不？」地主白光花說：「你把地主打我，鬧我，村裏也沒有回保，你們整個偏害了。」貧農李貴說：「張雙成，狗腿子，你過去一開會，就說我狗腿子，一次開會來的遲，我今天問你：你能把我叫走了我半夜，嚇得我跑了半個山，不敢回來，把莊稼都給糟蹋了。」李育本改大、揭批張雙成的錯誤，最後提出處理的意見：（一）提出的問題一一答覆，向大家承認錯誤。（二）退伍，錄交出來。（三）撤消副中隊長職務，再不能當幹部。（四）向群衆寫保證書，多拿了的東西馬上退還。（五）借了的東西如數退出。（王濁）

編後話

對處理張雙成的意見

方山高家莊工作團關於兵痞惡霸張雙成交給群衆鬥爭的報導，其中所揭露的事實，說明張雙成既是兵痞惡霸，又是地主狗腿，不是甚麼退伍軍人。和我們的幹部，必須把他和一般犯了思想作風上的錯誤的幹部同退伍軍人區別開來，當做兵痞惡霸交給群衆，給以群衆應得的懲罰。但是稿中所提到的處理辦法是不澈底的，如果當做退伍軍人投放部隊，這是非常錯誤的，我們認爲有放手交給群衆澈底處理的必要。

救國必須滅蔣
（上接第一版社論）

蔣介石的管個日本的代表，實際上是代美國亦即代日本所管理。美國在日本發動打死中國人民以後，宣稱日本人無罪，中國人出場，蔣介石得子實成；美國叫中國讓日本人到中國領海來捕魚，蔣介石樂實成；美國要恢復日本的工業，蔣介石答應和其他貿料；美國要日本的工業佔領中國市場，蔣介石垂追，追到了實行恢復對日貿易。日本侵略份子不但在鑄實戰爭而且也在蔣介石的贊助之下，得寸進尺，現在已經公然要搞前廢偽在日本的黨命，要在台灣獲得特權等等了。看吧，「一九一八」以來十六年間在無限辛酸，抗日戰爭八年間的無與倫比的，一一付之流水，國民黨中央反動派假美國反動派、日本反動派互相結合的必然結果。狗屎不能鑄金，蔣介石朝廷中僅有故禁的專制義話的文人，對此也完全無法辯論。中國人民能夠承認像蔣介石這樣的漢奸賣國賊代表我們的國家去討論什麼國際問題和約嗎？中國人民能夠忍受像蔣介石這樣的漢奸賣國賊統治我們的國家嗎？烈受侵略者的偉大民族嗎？但是痛哭由你失策，只要你一天沒有消滅蔣介石，他就總是站在中國人民頭上做他的漢奸賣國賊。我們就是要證明明白白：中國一切愛國人民如果不團結起來，消滅蔣介石，把日本戰犯與中國戰犯一起交給人民審判，除此以外，另無別的出路。

中國人民今天已經下定最後決心，起來消滅蔣介石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反攻到江淮河漢之間，眼看漢奸賣國賊蔣介石的完全覆亡，中國民族的完全獨立已經不遠了。今天是「九一八」，我們回顧將來，固然無限興奮，但是回顧過去十六年間由於蔣介石的禍害，我們的國家走了多少彎路，我們的同胞遭了多少災殃，不能不想想起來。蔣介石國賊中國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反動頭子，當然甚麼自私自利，不顧國家民族人民的死活的。我們今天要問一問：蔣介石軍隊的官員，國民黨的官員們，今天究竟是爲誰賣命？爲誰辛苦爲誰忙？你們中國人，你們血管中流的是中國人的血，蔣介石實際成功對你們有什麼可喜？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陳誠及其一批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們殺了寶貴的財，他們集中了你們父母和你們同胞的血汗，你們自己和你們同胞的肉體，換得寶貴的肉體，威脅你們有什麼好處？共產黨人是中國民族的優秀兒女，爲了國家人民，英勇犧牲，人民解放軍勝利以後，懲辦貪官污吏、美國侵略者、日本侵略者、中國的財閥、軍閥的親愛的祖國和親愛的同胞，爲了你們自己，快快覺悟，站到人民方面來，早早打倒蔣介石，早早建立一個愛國民主的不貪污的政府，建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富强的國家！

十一年前的血債得到償還
碧村群衆鎮壓白日佳
當年受過苦刑的老漢說：「又看見江西的紅軍了！」

（興縣訊）九月一日碧村群衆和駐軍近三百餘人，集會公審殺人兇犯地主白日佳，當衆處以死刑。民國二十五年，紅軍東渡，以北上抗日，白逆直接用恐怖手段鎮壓群衆，親自引上蠻兵當衆提走紅軍民白擔任嚮導，當日上午提往司家川口（當時閻匪軍駐地），下午被回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吊在碧村的人路旁，敵寺廟上，令婦女兒童不敢行走。以後，白又唐等三十餘戶民被出搜捕那名——「一個是紅軍」——也告一個太原，叫他的哥哥白世五（蔣閻代理縣長）親自告到山西土皇帝——閻錫山，不久閻匪包圍碧村，提去「紅軍頭子」六十多歲的白茂唐及五十多歲的白茂唐。當二位老人被捕去後，村中男女老少，無不哭哭啼啼，東渡四鄉，都說：「不知死多少人呀！」但這兩位老人，在閻政府美人賴、老虎凳、紅火柱烤問下，始終未吐露紅軍一字，白逆再次密告閻匪軍說：「紅軍獨立師師長王兆靜住在白茂唐家中」。茂唐老漢又被押到太原「反省院」，「七七」事變後才被釋放。

地主欠下的血債，農民永遠也忘不了。當主席宣佈開會後，六十七八的白茂唐老漢，嚎啕（父親被逼死）得不得一口吐出悲慘的往事，一句接不上一句地說道：「白日佳你爲啥告我是紅軍頭子！你今天還報告去！」他邊說邊脫衣，露出滿身被打後的傷痕，對全場軍民看後，不等他講完，七十二歲的白來唐老漢說道：「二十五年王兆靜來到碧村和今天一樣，開會分糧分了錢，你就逃吃糧的三十幾家農民，一齊告下，把我捉到縣政府，五刑六法，不是這逃生，不是死，老骨石頭，碧村老百姓不知死多少呀，好你這個狠心狗肺的地主。」此時白逆想抵賴過去，認相地說：「我那是沒告了，」恰好有當時擔任村長的王佐，當面證明，白逆報告的名單上，親叫他簽過字。農民控訴的句句是實。群衆遂決定將白逆當場槍斃。並推選一人起草佈告，轉告白逆的兒子白彥傑（在我軍某部工作），要他表明態度。會後人們互相談論著，白來唐老漢興奮地說：「咱臨死的人啦，又看見江西的紅軍啦！」（晉）

三交稽查隊
連扣逃跑地主七人

（臨縣訊）三交稽查隊最近扣押逃跑地主數起：八月二十九日扣押六區公村張如金，在其家中搜出「晉綏野戰軍」一公函「守備處」公章一枚，並蓋白印章紙三十三張，該犯偽造圖章，經常在臨縣、三交、方山、磧口、中陽等地作走私逃法活動，此次逃跑亦持有假路條，現已扣送公安局。八月十五日協同家坪民兵中隊長等，扣獲馮大如等六人。馮大如係臨縣十區馮家山地主，其弟馮國英在太原山大任教授，叔弟馮國均在太原教導團任副營長。李長厚，九區郭家岸破產地主，因逃避預借公債，借白家坂村民侯金元的路條，並私自塗改爲三人，勾結馮大如父子準備逃往汾陽。馮大如大兒管、馮崇讀，八區賀家灣地主；杜保勳，六區杜家塔地主，其父杜潤田於六月逃走。（胡成彪）

×× ××

各解放區萬民歡騰 馳電各綫祝賀大反攻

（綜合新華社電訊）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消息傳出後，各解放區萬民歡騰，紛紛馳電祝賀。晉綏各界日前特分電西北人民解放軍彭、賀、習、王諸將軍、中原及豫西劉、鄧、徐、李、陳、謝、韓、孔、滕諸將軍、華東陳、粟、譚、唐、張諸將軍，除慶祝各線反攻大勝外，並表示願盡一切力量，以在內線大量殲敵，並徹底實現土地改革，配合與支援各線反攻，為徹底消滅蔣匪軍，打倒賣國賊蔣介石，實現全中國的民主解放而奮鬥。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由林彪、[illegible]、高崗、陳雲、李富春、呂正操、周保中、[illegible]、黃克誠、林楓、張學思、高崇民署名，賀南線反攻告捷，稱：東北解放區三千三百萬軍民決為徹底粉碎「二滿洲」的統治而積極作戰，並全力援大反攻的大軍。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亦分電南下反攻諸將軍祝賀，並表示正在以深入土地改革運動，幫助出征指戰員家屬佈置秋收，正在加強支援前線運動，為打倒蔣介石準備一切力量。此外，又分別致電西北與綏東解放軍祝捷。冀魯豫及太岳各界發出賀電，[illegible]後盾，一面擴泛發展內線爆破戰爭，直接配合反攻大軍作戰；一面加緊生產，深入復查，支援前線，保證源源不斷的供給。太岳武委會總會更電賀該區隨軍遠征民兵。冀魯豫日報、新華分社、冀魯豫文聯之聯合賀電中，以興奮的心情說：將要「迎接新的要求，並將出版大批文化食糧，供應反攻大軍。」

東北政委會張學思副主席談
東北人民堅決要求 消滅「二滿洲」討還血債

（新華社東北十八日電）「九一八」十六週年的前夕，本社記者特走訪抗日將領現東北行政委員會張學思副主席，承其發表談話稱：東北人民清算賣國賊蔣介石和總復仇的日子，已為期不遠了。關內人民解放軍的大舉反攻，有力的鼓舞東北四千萬同胞，以百倍的信心，加速徹底消滅蔣家匪幫賣國統治的「二滿洲」，討回十四年的血債。張副主席繼續稱：東北解放區的民主政權，已經歷了兩年來土地改革與自衛戰爭的考驗和鍛鍊，過去一年中，動員與組織了將近五十萬的人民為自衛戰爭而服務，以全力支持了農民正義的土地鬥爭，因此能在人民中日益生根，而與「二滿洲」的萬惡統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並成為蔣區人民一切希望寄託的所在。夏季攻勢中重睹天日的一千萬人民，現正進行着猛烈的清算復仇分地鬥爭，後方地區則以徹底消滅封建，努力生產，全力支援前線，來回答民主聯軍偉大的勝利。蔣家匪幫勾結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軍閥財閥，企圖把血腥的魔爪再一次的伸入東北，製造第二個「九一八」，但是東北人民和全中國人民的力量，已經和十六年前大不相同了，東北人民有信心而且有力量把東北蔣家匪幫全部徹底的消滅在山海關外，並進而從各方面積極準備支援關內的解放鬥爭。可以預言，東北人民將予蔣匪以連續不斷的嚴重打擊，而我們則一天比一天的堅強和壯大。最後，張副主席談稱：我們東北人民的子弟，在「九一八」十六週年的今天，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哥哥——力主抗日的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將軍，他被蔣介石匪徒監禁已經十年，而全東北更有千千萬萬正在遭受蔣匪殺害摧殘的父母兄弟和姊妹，現在還未解放。我和全東北人民一致堅決要求徹底消滅蔣介石匪幫的「二滿洲」統治，為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復仇，

解放全東北人民，要求釋放力主抗日的張學良將軍！

瀋陽蔣區極度恐慌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瀋陽蔣匪因懼怕東北民主聯軍將發動「第六次最大攻勢」，而陷於極度恐慌。據悉：市內每天城門半掩，過午後，客商只許出去，不准出來。蔣軍特警瘋狂抓伕，決套修工事，街上及城關附近步哨嚴密警備。入夜，蔣匪即戒嚴萬分，草木皆兵，往往以集砲火向城外射擊，一時槍聲大作，全城惶惶。市場物價扶搖直上，近來紅高粱每斤已漲至四百元（合蔣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一般市民每天僅能喝到稀粥，沿市已發生搶米風潮，最近幾日有數起。

太岳區反攻大軍軍屬 紛紛致函前線勉勵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太岳區反攻大軍軍屬得悉南征勝利消息後，紛紛寫信向他們的丈夫和子弟勉勵，太岳新華日報一天內就接到幾十封軍屬的信，要求迅速轉寄前線。送丈夫出征的陽城水村郭小歲給她丈夫寫的信中說：「自從在[illegible]村和你分別後，和村裏人天天盼望你們的勝利消息，現在勝利消息傳來了，你可想到我們是多麼的高興啊！你流血流汗，為河南老百姓立下大功，真是光榮的，[illegible]你光榮勝利消息，你的保山娃和我都很好。」李郎村軍屬郭小河聽到勝利消息，緊忙請人給他孩子寫信，信中說：「這次你們渡過黃河，很快收復了五個城，全家都喜歡，現在咱家的莊稼已由互助組鋤過，村幹部也要給咱犁地，可以多種幾畝麥了，家裏沒困難，你弟妹在念書，進步很快，你不必操心，全家對你的希望，就是打倒了蔣介石再回家來。……」還有一位熱愛丈夫的趙園英，也寫信給她男人，叫他丈夫記得在戰場時的挑戰，她保證完成計劃，希望丈夫也一定要做到。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七日電）冀東全區普遍掀起爆炸熱潮，年前，海陽等六縣子弟兵團及民兵中的英雄、模範、爆炸手、射擊手，組成爆炸射擊大隊，出發前線，協助各地，猛烈展開「民兵的特種隊」。蔡東部門區某村以農會為中心，組織了爆炸大隊、游擊爆炸隊。

蔣介石如何出賣東北
——為「九一八」十六週年而作——

閻寶航

按：作者為東北救亡總會領導人之一，現任東北民主政府遼北省主席。

歷史告訴了我們，蔣介石自從民國十六年起，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破壞了國共的合作陣線，勾結帝國主義，發動了反人民反革命的內戰，五年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就乘機而入，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由北平向南京請示對策，蔣介石本其投降內戰政策，指示「不許衝突」，「絕對不抵抗主義」，這是舉世共知的事實。但他還始終掩飾自己罪責，嫁罪張學良將軍，但事實證明，抱「不抵抗主義」者正是蔣介石。由此可知，「九一八」是蔣介石為獨裁而進行內戰所招致的後果，東北同胞遭受日本十四年的奴役剝削和殺戮姦淫，蔣介石應負全部責任。

在敵人侵略了遼吉黑三省及熱河以後不久，蔣介石公然發出了人所共聞的「謬論」：「我們的敵人不是日本，而是『土匪』（指中國人民為革命的共產黨），東三省與熱河失掉了，……我們站在『革命』立場說，沒有什麼關係，這回日本佔領東三省熱河，『革命黨』是不能負責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顯然，蔣介石和他的「革命黨」早有決策：為了獨裁內戰而把東北四千萬同胞之命運置之度外，就是說，決心出賣東北，所以對日寇不但不能加以抵抗，反而步步投降，同時求和，因而接連簽訂了「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以至「中日華北通車通郵協定」，竟至於公然承認了「偽滿洲國」，徹底斷送了東北，陷我東北同胞於苦海深淵而毫不顧惜。蔣介石出賣東北的鐵證，又豈止於此！

民國二十八年，當被迫抗戰的時候，蔣介石政府[illegible]，汪逆精衛高唱「和平救國」，孔祥熙大談「抗戰代價」一等謬論，「唯武器論」的傾日份子汪精衛之流，CC頭子陳立夫以及政學系的張羣、吳鼎昌之輩，莫不為其奔走求和。

民國二十八年，蔣介石當時所提的香港議和條件是：「祇要日本[illegible]，恢復七七以前狀況」。不言而喻，東北不要了。當時某會曾經[illegible]蔣介石[illegible]，蔣賊自己也不會忘記東北失地的事實。蔣介石出賣東北[illegible]，東北流亡關內同胞，全國人民、共產黨人以及我東北抗戰義勇軍堅持抗戰，以收復東北失地，「打到鴨綠江」為號召，而蔣介石則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上解釋「抗戰到底」是要恢復「七七」以前的狀況，說「以中國為範圍的解決」，就是不要收復東北，東北不在中國之內，就是出賣東北，以滿足他的主張，進行內戰，完成其法西斯的統治。僅從上述事實，蔣介石對東北同胞犯下了決難饒恕的罪行，[illegible]。

天[illegible]行，已經昭然若揭，鐵證如山，蔣介石既然決心出賣東北於先，復又與心「接收」東北，[illegible]移，八年以來，違反東北人民的要求，不顧全國人民的要求，在東北進行內戰，並執行[illegible]統治，[illegible]收我東北同胞，掠奪蹂躪，致使在東北父老同胞臨下呻吟，「二滿洲」的統治[illegible]於蔣賊的摧殘，東北同胞於蔣介石又何以對東北同胞的仇殺？

蔣介石之禍東北如此，近更與美帝國主義勾結，使日本法西斯[illegible]，[illegible]使日本重新[illegible]，將東北造成[illegible]，[illegible]第二個「九一八」，使我東北同胞於萬劫不復之境。我東北同胞起來，一致徹底打倒蔣介石賣國殘民的統治！

困守東北孤立點綫蔣匪 士氣低落逃亡日衆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當蔣匪猶在叫民主聯軍一再將發動第六次攻勢」的恐慌聲中，困守東北各孤立點綫的蔣匪士氣更加低落，逃亡日衆。[illegible]孤立點」，其中以中長路沿線各據點最甚，許多士兵[illegible]。蔣偽東北保安第五支隊下四團原有士兵五百多人，現只剩下三百多人，其中一個營跑的只剩下七十人。駐遼陽西郊一帶之偽保安第一總隊，日前由外[illegible]全部潰散。大石橋、營口、海城一帶的蔣軍，普遍發生逃亡，[illegible]的心理，該三據點自八月份來發生的逃跑事件亦有三、四起。[illegible]各地的蔣匪十三軍，據古北口逃出的蔣匪士兵稱：該地蔣匪二六六團士兵[illegible]解放軍[illegible]的消息後，逃亡更加嚴重，[illegible]二六團原有四百餘名兵，[illegible]。[illegible]的蔣匪九十三軍二十二師逃兵于[illegible]補[illegible]入該師[illegible]的一個月至七月內不完全統計，共逃排長以下九十五名。另據解放軍於匪區化德作戰時繳獲的蔣匪秘密文件中，自供「暫三軍三十一師九一團第九連一班長張金榮及士兵郭正義等四人，於我攻城時，帶機槍一挺逃亡。新編[illegible]十一團團長王子剛率士兵四十三名，帶機槍四挺、步槍二十七支、戰馬四十四，於駐地嘩變。」

蔣匪派貿易代表團赴日事 遭工業界反抗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十七日滬訊：蔣家匪幫[illegible]對日開放貿易，設法[illegible]，已遭遇工業界有力反抗。上海中國工業協會總會已正式表示，拒絕派遣代表參加，並[illegible]出代電，號召全國各地分會一致採取拒絕行動。[illegible]分會理事長李燭塵亦反對蔣匪商討開放對日貿易而派遣代表團赴日。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日貨現已大量在蔣區傾銷。據上月廿八日天津工人日報報導：上海市場已發現大量日本貨，為[illegible]、藥品、玻璃器皿等，以「三唐」（譯名）、賀（譯名）及丁宗（譯名）[illegible]中心大阪市的「大阪工業團」出售者為最多。另據塔斯社十四日電引新聞報消息：廣州市上[illegible]日貨亦到處泛濫，其中有羊毛、絲織品、自來水筆等。天津工人日報於結語中[illegible]中國[illegible]又將成為日貨的天下。

我軍強渡汝河經過

劉、鄧、徐、李南下反攻大軍神速渡過沙河以後，蔣匪一面倉惶抽兵南調，同時又急派部隊趕到汝河，企圖擋住去路。蔣匪第八十五師與紹周部的三個團和十五師六十四旅的一個團，於八月二十三日晨先行佔領了汝河南岸之汝南埠、東西短莊、陳營等周圍二十餘里的河岸和村莊，解放軍之先頭部隊亦於同日午前趕到，當即以迅速勇猛的姿態，強行搶渡。砲兵先以猛烈砲火摧毀南岸匪陣地，掩護突擊部隊過河，午後，解放軍即將匪一部擊潰逐出，攻佔寬約五六里的橋頭陣地，將匪壓縮於離河數里的村莊，並迅速的架好浮橋。黃昏時分，吳紹周又集中兵力，妄想構成環形包圍陣地，進行反撲，試恰如螳臂擋車，正給解放軍以殲滅敵人的良好機會，二十四日晨解放軍某部只一陣砲火與猛烈的衝上去，即接連奪取了幾個陣地，蔣匪狂奔，並將被壓縮於村內的匪完全包圍，當日上午，蔣敵數次來援，但[illegible]

關於「客里空」的檢查（四）

本報編輯部
晉綏新華總分社

一

從報導興縣楊家坡「模範村」看我們「客里空」的思想作風

一、只報導英雄動態，不反映群眾活動。

本報於一九四四年冬到四五年秋，有顏大的篇幅報導興縣二區楊家坡行政村的各種工作。因為楊家坡當時是興縣的模範村，該村的勞動英雄溫象拴也是全邊區「勞模」中有數的人物。根據領導上號召提出「建設報導典型」，各種工作中的問題與經驗，應首先反映出來，利用報紙推廣各地，研討「典型示範」，「典型指導」。同時，韓和又和二區領導機關社在一起，熱論報社領導同志和幹部興區領導工作的同志，均向興縣和二區領導上再三再四強調提出，用了相當大的力量組織通訊員寫稿，要求盡快預期的目的。他們為了完成此項任務，在每一工作開始時，無論是縣上或區上均抽有能力的幹部派到該村協助工作，然後寫稿，有時材料不完整時，報社同志親自動用補充材料。為的是使消息能「全面突出」。對四四年冬，楊家坡被四冊群英大會獎為「組織起來的模範村」後，其工作更為各方所重視。但在實際上，是嚴重地助長當時形式主義的作風，起了很壞的宣傳影響。

由於我們強調了「英雄的領導作用」。指導通訊員寫時也叫他們注意反映這方面的材料，因而所有的消息都傾於一溫象拴領導下進行的」，內容是千篇一律，毫無例外個「英雄」或「模範」的活動。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報二版頭條，一溫象拴村與秋收競賽」消息，只報導溫象拴和他「改造」二流子溫和見，以及所謂「勞模」的楊家城村之一楊案參，楊家坪一劉地且合作社」的動態，對廣大農民的秋收情形及困難時，則沒有報導。在報導婦女紡織時，也只有「紡織英雄」楊圍兒、楊愛英等人如何「領導發展」紡花織布，但廣大婦女的紡織情況又怎樣呢？就看不見了。因之，我們的消息通訊均變成內容貧乏一套的，脫離群眾的一英雄」紀事了。

二、只看到地主富有者、幹部的豐衣足食，看不到貧苦農民的痛苦生活。

我們的報導另一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四五年二月二十日本報二版一興縣楊家坡變工經驗」一文裏，是該村擴大會檢討變工的總結性經驗。說溫象拴的「村範變工組」，主要是溫象拴的耕牛給「轉變」的二流子耕地，給他飯吃，二流子給他鋤地還工。對貧僱農民的生產問題則一點也沒有提到。同樣的精神也體現在一專區專員沈越同志親自寫的該村四五年的生產計劃中（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本報二版），該計劃是根據邊區四五年「三大任務」的精神訂定的。不從發動減租查租向地主封建鬥爭中使貧苦農民翻身，而把「今年貧苦主要扶植翻身後及剛翻身的窮人，使他們真正翻身。」使人看了，感到楊家坡全行政村，已沒有一個在封建剝削下未翻身的貧苦農民。有時，即以數目字來說明貧苦群眾已經「豐衣」了。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本報二版「楊家坡工作被讀卓著」消息，說全行政村已做到「耕三餘一」，並到處該村有多少紡織婦女和紡織工具，有些自然村已做到「穿衣自給」，是把各村織布數量用人口來平均得出的，沒有說明紡織的是什麼人，工具技術被誰掌握，那些人「自給」了。實際上，大部份是地主，以及其他富裕者掌握了工具和技術，僅有一些村幹部、英雄及富裕中農才做到「自給」，廣大貧僱農是沒有衣穿的。那時，溫象拴所在自然村溫家寨，則有很多十來歲的赤肚孩子，婦女穿的也很破爛。

三、提高形式主義作風的典型

報導楊家坡工作存在嚴重的形式主義作風。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林坪明的本報一版頭條：「興縣楊家坡行政村，擬訂冬季生產計劃，開展「十一」運動，著手長期建設」消息，該計劃是「每戶冬季開荒一石糧，全行政村個開五百大石糧」，有十大計劃：「一、紡發五十萬斤；二、凝五千斤；三、織布五百疋；四、積油五千斤；五、勝紛五百斤；六、割野草五萬斤；七、每戶積肥五十馱；八、每月燕磚五千斤；九、辦五個冬學，五個識字班；幹部民兵齊識五百個生字；十、發展合作社員五百人，集股五十萬元。」次年春，報社管理興縣通訊工作同志，要該村冬季生產計劃總結材料，二區負責同志說：「因為人一撒謊」，沒有完成計劃，沒有總結。模範村的生產計劃完不成，在報紙發表也不好。」我們也這樣的同意了。實際上計劃沒完成，並不是什麼戰爭影響，而該計劃根本是強迫命令與形式主義的典型。在楊家坡村開「十一」運動前，二區領導同志曾事先開會討論，擬定了計劃辦法，報社管理興縣通訊工作的同志也與會旁聽，記得他們把「解放日報」陝甘寧邊區「十一」運動的社論唸了一遍，又讀了延安縣的「十一」運動計劃後，然後討論訂定楊家坡的「十一」運動計劃，最後在楊家坡選舉「勞模」大會宣佈的。

報導楊家坡「模範村」的工作形式主義作風到達最高點，是四五年二月的擴大會。那時，邊區行署與一專署共同在楊家坡召開村幹大會實驗，作為取得經驗，指導各地。行署民教處副處長關秀峯同志、一專署專員沈越同志均親在該村領導，報社為把該村擴大會報導得好，使其經驗能指導各地，向興縣通訊同志提出要組織大力報導。他們從實驗學校，文藝工作團、七月劇團、行署調了一批有寫作能力的幹部，一齊參加該會工作，一面寫稿。沈越同志親自指導，參加執筆者共十人，很多人名義上是參加大會的工作，實際上很多時間用於收集材料寫稿子，沈越同志具體指定他們寫什麼，怎麼寫。這些稿子連續在本報刊登了十天，從二月十一日到三月一日，（中間自十四日至十九日因過年假改出半張，故未刊登。）這些稿件內容，是對該村個別的表面現象，提高到最高的組織形式。如變工互助即強調學習「溫象拴組的打罷耕作」，「楊家參組的變工合作社」。紡織即強調學習「楊圍兒紡織合作社，以快機為中心，團結婦女發展紡織。」同時，報社處理這些稿中，對有不完整的材料又強調提高到很高的形式。如「勞武結合的組織領導經驗」一文，原稿是「民兵花福在變工組裏，各村變工隊在戰時先幫助民兵收割，弓家山還大變工搶收。」編輯則加上「如領導的好，可形成全村大變工，像弓家山大變工秋收一樣，加強群眾團結互助的觀念。」那時，我們是把楊家坡的強迫命令、形式主義的作風，作為實質經驗來發表，以推動各地區。

四、「英雄」萬能，什好事也是「英雄」做的。

在這種思想作風指導下，有些通訊員為要使「英雄的作用」突出，甚至把不是他做的工作，也加在「英雄」的頭上。最明顯的事實是本報四四年十一月五日一版二條消息，文中說的一溫象拴同志埋地雷擊斃敵偽四名，領導民兵追擊敵人奪回牛驢五頭」。其消息中未將溫象拴勞武結合強調提出來，發表後，分局宣傳部只看到消息，不明實際情況，當即指出該稿是錯失當——放在地位不顯著。因之，又於九日再次在本報一版頭條地位，重新發表一勞武結合的典範，溫象拴率民兵擊退敵偽……的一溫象拴的埋雷……一文（十一月十一日本報四版頭條），把溫象拴如何領導民兵戰鬥、埋地雷，爆炸敵人時，「老溫和四娃民兵娶開嘴笑了。」以文藝筆調，把溫象拴動作描繪得「生動具體」，逼真活現」，更純屬想像捏造，事實上，原來並不是溫象拴率領民兵埋雷爆炸敵人的，而是村幹部溫滿旺。只是溫滿旺曾叫溫象拴看了一下雷，以後溫象拴即帶婦描繪修了。而記稿的人便把此功績加在溫象拴身上，溫滿旺則一字不提及。當他看到報紙後，曾大為不滿說：「什麼也是英雄的！」該村群眾也有同樣反映。後來，二區幹部提出幹部為此而影響團結，向報社提出更正，我們卻未作必要的檢討與更正，直到四組「群英」大會，溫象拴仍在會上報告爆炸敵人的事跡，強調報導「英雄」，只有使溫象拴同志脫離群眾，並助長了個人錦標主義思想。

五、把新惡霸描寫成「和睦的家長」

更加錯誤的是把楊家坪新惡霸劉地且，說成是「合作英雄」，直接領導該村工作的區級負責同志白日曦，幾拿個人合寫的「劉地且與楊家坪合作社」一文，列在本報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四版發版，以及四五年二月楊家坡擴大會消息，都把他描寫成為「大公無私」、「吃苦在前」、「為人民服務」的「合作英雄」，是楊家坪全村的「和睦的家長」。他們早就要表揚劉地且，報社也叫他們寫，但他們拖了半年多沒有寫出來。後來，于連成同志認為劉地且的楊家坪合作社，是「根據地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他曾親自到報社催問一為何還不發表該文？」當時的通訊負責人答覆：「沒有收到。」他即到二區催稿。當時我們看了，覺得劉地且「吃苦在前」沒有事實，就詢問作者，他們就告訴如下一件事實：一何好幾個村子的合作社一起到臨縣賣布走必需品，放在村裏後，秦朋去賣，他知道了，放下莊稼，看東西到外村發賣，一連數天，把東西賣完才回來。」一改稿的同志於是就把這加上去了。

六、為尊重地方領導意見，失掉為群眾講話的立場。

報導「英雄模範村」是只能說好的，不能說壞的。四五年一月二十日本報二版發表白日曦、甄宣合寫的一公檢中的兩個問題」一文，報導楊家坡村從公糧與減租查租的情形。其原文是一在楊家坡行政村召開農會，發動群眾減租查租時，個戶們認為去年已減租了，雖然今年的豆收成不如去年好，但也不敢提出向地主減租，結果地主就抽了按去年收租額先把租子收去了。」報紙發表後，白日曦自己認為「冒耕批評楊家坡村的工作不好，因為楊家坡是「邊區模範村」，群眾們爭性「很弱」，是這種程度「很高」，不能說群眾不敢提出向地主減租，群眾是不怕地主的，沒有群眾觀點。」要求報社就，取消上述一段文字。」與興縣通訊工作的同志，過爭論後，被拒絕了。他們也動搖了。向報社領導同志提出，那時為「尊重」地方領導同志的意見，忘記了尊重群眾意見的觀點，實話，才是我們報紙的主要的立場。無可比擬的，是在二月二日四版作了如下的更正：「公糧中的兩個問題」一文……但也不致向地主提出減租。有個別農民……我們從此以後……中，報導……應點和附……要求是……「客里空」的思想和作風。

沙家店戰鬥拾零

重

此次沙家店戰鬥後，我從俘虜中許繼某某部之行李中，團從俘虜……某（特務）林得品之日記。某係四川人，二十七歲。日記係止於……到陝北後即停止。內有一段描寫……下山、上山、……大兵……中都……」的自供。

副刊

範亭同志治喪委員會啟事二
綏日報社常芝青同志收，鄉對議器團体欲懷回保存留作紀念，亦可寫明，以便抄錄或整理後奉還，至於有知道範亭同志之遺著或書信者，亦請……

尋人

兒海